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一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七

仁本堂

建康志堂在總領所東廳馬光祖建自題其柱云斯仁本堂建于寶祐甲寅仲秋朔旦落成于良月既望扁曰仁本

取君子主財以仁為本之義鎮江志總領所堂曰仁本淳祐九年總領余梅建

大本堂

元虞集道園遺藁黃氏大本堂記

宜春黃盡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頗求乎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從學豈不善哉嗟何及也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

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必有模擬想像者
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
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
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寤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
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渾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
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一內守以自
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梯矜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
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缺齋以啟發生之機人之
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
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澗倒潰冒衝突
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
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
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
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
之以爲

立本堂

元姚牧庵集題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顏之反也
本者末之員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

其觀植戈乎下鐵則立下刀則願鐵大而刀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
學則不然大領其末而小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於身
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
獨本一家實爲本於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
立吾身焉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於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
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將如漢絳侯世相如韋
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故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劔衛指
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者孰能名斯堂非
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屢非其據詔公來換之
燧以士生皇興一執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游江湖求觀南祀禹跡疆理
之繫相遭東吳見其國回之欽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
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孫叔子芳
甚叔敦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毅似之者宜聖皇推繩
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持書扁耳時未堂也去年始落
矣其記諸燧思葉公鄉黨此以告苗賁固宜今是東吳忠獻以太參左相
兩嘗開府既薨公季父今承貢公又大參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

之聞三相而四開府矣。豈國家慷慨忠獻徇地是邦。撫綏有勞。非弟若子不命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蓋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于此也。元程禮部集題蔣氏立本堂詩。

黃山一何高。遠跨宣歙境。上有蓮花峯。下有軒轅井。山深草樹秀。地勝人

物整。蔣氏此世家。居然樂幽屏。善也。有奇氣。如良金發礦。舟車走鄰國。推

鼓摘山茗。青衫聊小試。勇退不待請。蔡堂名立本。總戶轉花影。文章落館

閣。一字重九鼎。遂令山中人。談說到箕顓。嗟余慙微祿。白髮颯垂領。誓將

乞餘地。結屋送殘景。富貴一夢空。詩書萬年水。苟無佩印心。何待田二頃。

知本堂

國朝胡仲子集胡氏知本堂記。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

任數年之間。今行化乎。人用和輯。公過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

幾移鎮來杭。朝廷如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所寓而偏

焉。以新城住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

必高。源深者流必長。威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

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

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顯赫萃于一門。耀耀當世。公實承

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盖有由然矣夫以燕
處之於不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
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豚勞至死可也天下
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豚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
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
而無所致其乃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
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
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完膚肉
食之而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不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
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
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牙世萬
忠貞召虎聲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
也亦未矣

務本堂

宋李太隱先生集務本堂銘 仁爲道遠行莫能至
究其本原在孝與悌孝悌之性誠矣無偽廓而克之

爲仁
甚易

勤有堂

宋姚成一雪坡集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
之訓符語也延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

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已豈不欲有斯道於己哉
 勤乃克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釣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
 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哉金銀車
 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齊治平
 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元劉將孫養吾集劉氏
 勤有堂記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子姪語也彼未常識有之趣故望
 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者其用意
 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為士者皆矜喜於得師過其家尊君者
 年宿學為里大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蕭臺臨其上築堂奉
 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拂絮倦遊歲晚家庭至樂翁李
 從容弟兄頽頽吾伊往復考質講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
 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間以證於余請為勤有記之予嘆
 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隋
 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
 可得或一往遂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
 有志羊涓出試大謬如芻狗之不足重陳蓋自子政以來及王介甫輩若

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艦筆藏一篋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拜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有之可味獨書主可耳而書不能盡聚有不能盡包世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予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鞭辟或且以爲厲媒官館穀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舉也出處離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况夫呻吟暖翟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積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卷素心天祿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內六經之外頗復猶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美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黃文獻公集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殷也良貴能者守之固敢怠棄惟勤爲常非有爲與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妖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爲孰勿而殷龜勉朝夕封畝殖驕執爲已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

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爲，厥志允臧。式敬爾承，勿勿勿忘。閑邪存誠，克實輝
光。我舅振之，勒銘燕堂。末馬碧梧，玩芳集題。張氏勤有堂詩：世間義理
儘無涯，桃李春風總一家。最恨一般浮淺學，賣花擔上謾看花。黃仲實詩：
爲萬師魯題勤有堂：先生家住楓樹林，白頭不肯玩寸陰。寶劍裝成未
出匣，夜中每作蛟龍吟。一旦烽烟照江許，奔走黃塵命如縷。擔頭只載古
書存，三尺顏簪付焦土。艱難十載勞經營，堂成勤有非徒名。階前更著陶
氏甕，案上不廢韓公檠。遠峯如屏立，秋骨崢嶸下。有飛翬窟，興來獨往釣
滄浪。歸時還詠藤蘿月，南望紫雲靈峽旁。昔者經過今未忘，徑須往問北
窗竹。促膝閒難清夜長。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新安陳自新題勤有堂
新安東阜起新堂，賸把熊丸作膽嘗。帳頂有烟留墨色，案頭無火著螢光。
唯應滿腹撐書史，且欲留心校典章。總是當年辛苦得，伊誰未老鬢毛蒼。
非空上人詩：爲江東陳自新題勤有堂：陳之祖爲江東石儒，娶望族未
氏外，內合熟底于成家。遂構堂曰勤有，起家陳太丘，開基同太古。外若
東王公，內若西金母。少年讀書不知苦，五車萬卷來東魯。隔窗濕螢冷無
光，青燈一點懸疎雨。桑麻雨外綠如烟，洞房雪覆香三眠。燈下鳴機春白
紵，蛺蝶香羅花底穿。滿載素王書一腹，萬事於人無不足。門徒授經歲輸

栗東臯構堂作書屋長松百尺掛烟蘿雪作晴光亂飛撲十二紅欄倚秋
色黃山三十六青玉俊有仍孫繼前躅鼻祖之堂父書讀羊來五十無官
身人在考槃歌隱淪拋花紅紅李花白開向江東遠行客江東行客江南
來手持五朵雲文開一片長思十里望江東故人半凋喪普滿山人定相
訪刻我新

大有堂

唐宋百衲錦厲震題大有堂詩好風油幕動
高烟今歲仍逢大有羊下國難留金馬客此邦

詩華堂上

宜著玉堂仙
寶中元自有丘壑盡裏何妨對
聖賢深院日長鈴索靜花陰晚到薄書邊

獨有堂

宋馮縉雲先
生集獨有堂

記郭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爲燕衍之地撫蒙莊之言命之曰獨
有屬其友馮某爲之記夫西州沃野十里薌蔥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
延閣攬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何啻千萬至於美淡泊之至味領幽寂之
華觀會萬象於一致錯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爲燕遊之適者或無其人豈
信可所以命斯堂之旨乎然昭曠在前而育者無遠觀廣泰盈耳而曠者
絕瑩聽知信可之深者能相索於有無之表不知者或以爲病余請藥其
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大隋靜南堂
起人我之域適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爲廣漠之野無

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為獨為非獨邪總貫萬象而莫窺其朕若何為有為非有邪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徜徉傍徨所以跨寥廓而友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所謂獨有者也信可曰予真知我者請書以爲記郭印雲溪集題獨有堂詩俯仰天上下尊稱唯我獨無物亦無人本來真面目至道潭疑獨頭頭豈或遺塵中如點契聖處自深知一體珠同貫多方路益岐未能融物我難西有堂元程禮部集西有堂記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與話本夷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第一然是二者繫于天非人所可必也非人所可必二者之中父母俱存尤人子之所願望幸而得之豈不大可樂即世之人父母俱存者有矣或不能以舉安舉安矣或不能以備福德享名祿而齊壽矣名祿享矣福德備矣或父子孫有子孫或不能以皆賢子孫既賢父母既安而家或貧不足以養老由是觀之君子之有此樂也亦難矣哉休寧吳君文大可以父蔭來京師調官杭之古城巡檢將歸拜其親請於郡人程文曰吾父之始仕也由世澤五調於行省三選於中朝以年滿七十宜授武德將軍同知松州府事致仕吾母汪氏亦官族也與吾父同年月生前後不達數日至元庚辰之斗建卯也二

老人康健精明神氣完固夜書細字日執女工不衰吾兄弟樂吾親之壽
康也治一堂以奉起居焉昔李白之生也以長庚老人謂同年爲同庚而
吾二親之生實同庚辰因緣起義以名吾堂曰西有取詩所謂西有長庚
者也予以娛吾親且以志喜願賜一言以張之余佳以弓刀之役竊食縣
境者三年嘗過其鄉而屢交其善人長者聞武德之名甚熟在京師又識
父可兄弟吳氏蓋世家而衣冠詩書之澤不泯蓋遠前其家僅有得祿仕
至州郡者後其賓客有去而相望取科第者遺風流俗大槩可知也今文
可之父母齊年同德壯而仕老而休而安而壽而兄弟皆賢又有先業以
自裕有世祿以傳其家孟子所謂三樂之一而世之人所難得者豈不盡
在耶夫善事其親者固無所待於外啜菽飲水猶足以爲歡然而得之天
而具是數者於人子之心獨不甚慰且幸耶求之一鄉如吳氏者無也求
之一縣如吳氏者蓋少也求之一郡如吳氏者又不多聞也遠者未可知
而近者若此則西有之堂豈不卓然哉美哉是不獨文可之喜而凡士君
子之憂其親者皆所喜慕而樂道者也故爲之記而備之以詞俾歸令堂
子肆之聯臂踏歌以爲親壽以助其歡云其詞曰東方芳啓明南極芳壽
昌援北斗芳酌酒樂壽吾親兮西有之堂吾親壽年欣欣兮樂康堂之中

芳邃宇堂之外芳竹木秀野賓客上坐芳子孫羅列而在下執手攀芳拜
天披彩衣芳戲舞歲之豐芳時之豫吾親之樂芳從朝至夜至正十二年
二月之望記

全有堂

國朝錢宰臨安集全有堂說性也者人人之

也學焉而所知不蔽於氣所行不汨於欲則有者未嘗泯全者未嘗虧也
是性也其於吾心其目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人之所全有也
上焉而聖固全有是性也下焉而愚亦全有是性也中焉而可以為惡可
以為聖者亦全有是性也聖也者性焉安焉有而全焉惡也者暴焉棄焉
喪其有而虧其全焉彼可以聖可以愚者暴焉棄焉則喪而虧者終不得
而復復焉執焉則喪而虧者庶幾復全其天焉孟軻氏曰性善知性之全
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也荀卿氏曰性惡揚雄氏曰善惡混韓愈氏曰性有
三品皆以其稟於氣者當之而不知性之全有是善也且五性之具於心
人無有不善也謂之惡可乎人無有不同也謂之混可乎人無有不全也
謂之三品可乎彼謂為惡者即氣之汨沒者言之耳謂為混者即氣之清
濁者言之耳謂為三品者即氣之至清至濁與夫清濁之間者言之耳又
孰知性即五常之理乎知性即五常之理則皆善也何有於惡哉何有於

混乎何有於三品乎叔魚之生虎目而豕喙揚食我之生豺狼其聲叔魚
之生熊羆其狀是皆形聲之得於氣者然也果可謂之性乎彼徒即形聲
以命其死亡國不足為訓而韓子復即是以明其性之不善若然則伏羲
蛇身神農牛首仲尼蒙俱周公如斷樞而皆為人天性之善何與於形聲
間邪彼三子之不能脫桎行之惡也非形相之惡也又豈可即是以明性
之惡乎孟軻氏之言性善是已韓子不當即是以非之也后稷之生岐岐
然嶷嶷然是故性之善也文王之生也傳不勤師不煩是固性之善也荀
卿氏謂之惡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母之生后稷也無害生文王也不憂為
后文王之性則非也堯文之善性也未嘗習於堯文而卒為姦自暴也瞽
瞽之惡害於氣也舜禹主於瞽瞍而卒為聖性之也上智之不移也楊雄
氏謂性之善惡混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未嘗之姦瞽瞍之惡為性則非也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塞不以上焉下焉中焉
而殊也韓子之言三品蓋本諸夫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說不知夫
子所言氣質之性也非性之本也性之本善人所全有孟軻氏之言性善
是也夫何三品之有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舜好是懿德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皆可以見性之本善而人人之所全有也孟子言性善蓋本諸此嗟夫人之有生形也者氣之聚也性也者理之會也孟子論性不論氣知性者也其言特未究耳諸子論氣不識理不知性者也故其言也不明迨程張朱子之言出而性之論確矣故後之人得以窮夫理而盡其性焉句吳黃原輔氏者其進修之室曰全有蓋本諸子朱子致大學之肯也原輔信能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則性之固有者可以復全其天焉且原輔之所謂全有者全其性之所有也用也吾敢并以其得於天而本然全有者為原輔言之原輔將欲全其所有以立程朱之門以達孟氏之域以陞孔子之堂固由其命于天者無不全也作全有堂說也蘇平仲太史集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為作全有堂箴其辭曰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為智為愚為狂為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遺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斷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虞斯堂猶將局踣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和理堂

陽江縣志和理堂記 在己有性在物有理內觀者取足

於身有性存焉外遊者求備於物有理存焉七情未發謂之中性是也發而中節謂之和理是也和之爲言猶五聲五味之和濟莊子之智恬釋氏之定慧也即定之時慧在定靜中之動以恬養智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動中之靜以智養恬也然後理性之說炳然矣經教中有六和合一精明蓋耳與聲和合然後有聰目與色和合然後生明彼以聲色和合者六塵自見自聞而一精明之性未嘗見聞亦未嘗不見聞和理之出其性達此道也夫視之可見在目理中有也聽之有聞在耳理中有也思之可得在心理中有也出視三理有不可窮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之外猶有性有命焉而人以理之所無遂以爲誕陋矣譬髮之童已開混沌之初未有天地迨夫心目一開又疑天地未分混沌復何所託也臂之老師宿儒競莫曉解於是逃遁其辭曰聖人存而不論夫豈知不論者非理所能知也余既夫理之不可知者有理礙而人明夫理之不可偏者有和理因建堂曰和理堂名其軒曰時軒夫時者天之所不能違聖人之在上曰皇曰帝曰王聖人之在下曰清曰任曰時無非士大夫所已信也蓋氏子七篇多言王政大人之事惟孔子無可無不可乃言聖之時無可無不可聖而不可知也蓋無可則不作有見無不可則不作無見不作有見雖善者亦

不立不作無見雖不善者吾亦善之作興建立盡歸妙用步趨鑽仰者皆自理而及矣祖師曰十二時中采取余嘗贊之曰滿鄧春色露真機十二時中箇箇奇以至觀四序之推移閱萬物之變化心中個體分明亦無非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為和理堂記又以時軒之意附之以示莫逆者一

清理堂

東郡白馬縣志縣令元起立遺址尚存宋周美成笑焉清真集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 荆西之壤與江

而接者窮於新定大江渺綿陸地險阻其勢若與下流諸郡斗絕重山複嶺環抱萬室朝霏夕嵐與人俯仰長谿瀉其前大路經其後過客舟車非有故不止故傳舍常虛民俗靖雅善蓄其產而易備以威故關訟常簡苟為治者明以察其隱柔以保其良剛以禁其恭無苛取滋事以擾之其息訟弛刑視他郡為易奉議郎陸令之為建德也資稟粹和習於吏事既無三長加以不擾愷悌之政能宜其民尚乎訟息而刑弛矣公事退乃休於西堂日以考經史接賓客為務嘗試過其堂則令在焉又往過之令亦在焉數過之無不在也退而語人曰茲所謂樂土良民也歟不干於有司而能佚其令也如此或對曰不然是誠在人為簡簡應為繁繁至治縣者繹之則理禁之則亂烹鮮者靜之則全撓之則碎十室之邑可使智者勞三

人之衆可使勇者怯況此一作在邑之距我今吾令之施教也清而不煩其區處也要而歸理民咸愛之相戒以無犯然後土始樂民始良無開決之勞知江山之勝享為史之樂而若是其佚也某聞之曰美哉是不可以無述堂故無名因名之曰清理書其語以告來者以致斯民之意焉今名遠字潛聖云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十日錢塘周某記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廳左堂之後有道院所以為延賢之地潮州

府三陽志郡治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平理北曰清心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史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為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疑香閣新城縣志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廳也太守朱元慶建舊為東廳

佐理

堂

與地紀勝堂在池州倅廳

東理堂

宋鄒道卿集曹巨源東理堂記廣濟復軍之三年濟陽曹君巨源實始蒼書

判官事居數月上承下撫政克有聞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荒蕪廢園之中擇地而構堂焉以為燕休之所余為以東理名之取荀卿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難辨譬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驂騑駉藏於騶騶之群君子之東之也必將遠窺編籍求攷古今而盡其思索朋友